

# 一道靓丽的风景

程先畏

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早晨,大约六点钟的样子,我随妻一起去楼顶平台晾衣服,站在护栏边往下看,忽见楼下不远处的人行步道上,走来一位中年妇女,她右手吃力地搀扶着一个貌似年长的男人,左手提着一把红色塑料凳,那男人走路的样子差不多是一瘸一拐,看起来很是艰难。当时,我猜想,一定是老人得了脑梗血后遗症,孝顺的女儿在帮他做康复吧。

打那以后,每天清晨,还有傍晚,我都能看到同样的“风景”——一位中年妇女,一个走路不方便的男人,一把红色塑料凳,遇到下雨下雪的天气还得多一把雨伞。

这样一幅温暖的画面深深地吸引着我。直到有一天傍晚,我见他们从远处走来,便匆匆跑下楼去,不由自主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,而且用手机拍下了他们并肩前行的背影。说是眼,其实我还是离开他们一大截距离的,因为我既怕被他们发现而尴尬,又怕被别人看到后指责我“无聊”——老人做康复有什么好看的?

是的,确实是没什么好看的。在霍山城西潜台路通往城北激流广场这段人行步道上,每天清晨和傍晚,散步的、休闲的,包括做康复的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人来人往,络绎不绝,可谓热闹非凡。但我一直不明白,眼前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带一把塑料凳呢?也许,这就是我要跟在他们后面的原因。

答案很快就有了。走了不到两百米来的光景,那男人突然停了下来,女人迅速把手中的塑料凳放在了他的身后,并扶着他慢慢地坐了下来,待他坐稳后,那女人便从肩挎的布包里掏出一条毛巾,一把扇子,先是帮他擦去头上和脸上的汗,然后为他轻轻地扇起了扇子。约莫休息了四五分钟,男人缓缓站起身,女人提起那把红色塑料凳——他们又一次搀扶前行。

就这样,在金色衡山小区到衡山大桥满打满算不过两公里的这段路上,他们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至少歇了五次。

在大桥旁边的音乐小广场,他们稍作休息后,便沿原路返回了。而我呢,继续朝激流广场方向走去。在与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,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他们一眼,突然感觉有些不对,那个“老人”并不老,他身边的女人不是他的女儿,他们应该是夫妻。

不知是心存好奇,还是心生崇敬,在

接下来的一连几天里,我都会在同一个地方,同一个时间,默默等待他们的出现。

他们的出行时间很规律,早一点晚一点,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,从不间断。我的运动轨迹也因此随他们而发生了改变,原先散步都是朝县城南边的南岳山方向走,现在每天两趟都改走相反方向的激流广场这条步道了。

开始一段时间,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,后来因为觉得他们走得慢,而且还时不时地要歇上一会儿,老是跟在后面得不到锻炼的效果,我便在小眼儿后快速超过他们。在我每次差不多小跑着从激流广场返回的时候,他们往往都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。

从那以后,我每次散步回来,都要逮着妻子不放,要跟她说“故事”——讲一把红色塑料凳的故事,并且下决心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。

记得,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傍晚,我在回程的路上又一次遇见了他们——男人坐在红凳上,女人一手为他撑着雨伞,一手扶着他的肩膀,低头耳语——多么温馨而令人感动的画面啊!

为了写好他们的故事,我下意识地走到他们面前,躬身搭讪:“不好意思,打扰一下你们。”“没事,你讲。”“我关注你们已有好长时间了,你们是——”“夫妻!”女人直起身来快人快语地说:“你丈夫这是什么情况?”“脑梗血后遗症,走路不方便。这不,我一直在陪他做康复呢。”我先前的疑虑一下子被打消了——他们确实是夫妻,一对相濡以沫、恩爱有加的好夫妻!

说着说着,我便不自觉地与他们并肩走了起来。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,我告诉他们,我是职校的老师。我们边走边聊,男人走路都顾不过来,别说讲话了,再说这种病人讲话也肯定不会利索。一路上,只有我和那女人在对话,男人一直没有搭

腔。从那女人的口中,我得知:在几个月前,他老公突发脑梗血,差点没了命,幸亏送医及时,加上县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和亲朋好友的热心帮助,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好几天才醒了过来,命算是勉强挽回来了,但康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趁下一个休息的当口,我加了女人的微信。当晚,临睡前我打开微信,给那个微信号叫“云”的女人发了个大大的点赞手势,云也迅速地做了回复。在接下来的聊天中,我说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,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做做宣传,可当我提出希望能够对他们做更多的了解时,云却果断地回绝了:“程老师,不用了,谢谢关心!我们其实很渺小,遇到再大的困难生活还要继续,只要他还在我身边,就有一个家,不敢奢求太多!”“你们的故事真的很感人,就让我写写你们吧。”“不用,不用,真的不用!”回复是那么的坚决,我也只好暂且作罢。

后来,我翻阅云的朋友圈,看到了一张聚会的图片,惊讶地发现,我与他们是有交集的——图中有好几个人我都认识,其中一位还是我原来的同事。当时我真的有一些兴奋,马上与我的同事通了电话,一股脑地把我的疑问和想法都说了出来。不问不知道,一问吓一跳!原来“云”是我这位同事的妹妹,姓程,是我的本家,老家在大别山下的一个小村庄,离我老家也不远。因为年龄上的悬殊,我们并不认识。现在他们就住在我们金色衡山对面的和顺花园,差不多也算是邻居了。真是“大水冲了龙王庙,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”啊!

电话里,我的老同事把云夫妻的情况给我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,在交谈中,他对我说:“为了这个家,为了妹夫的康复,妹妹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,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守着,真的不容易!”最后,他还告诉我,妹夫生病时正赶上外甥中考,孩子成绩本来不错的,结果没有考好,多

多少少受到了他爸的影响吧。外甥,就是云的儿子,现在在我们职业学校上学,希望我能多关注关注。我当即答应他,虽然我没有能力去照顾好他们的孩子,但至少可以给他一些关心和鼓励。

对于我的想法,云的哥哥——我的老同事也是赞成的。“如果他们同意,你就写写吧。”电话里他是这样说的。可是,云却一直不答应,因为她觉得这是夫妻之间的平常事,没什么好宣扬的。我的写作念头也因此搁了下来。

直到今天早上,我突然发现云松开了搀扶的手臂,老公可以自个儿走了,虽然步子迈得还不是那么周正,但可以看得出每一步落下来都是那么的稳健。云一直在旁边呵护着,手上提着那把红色塑料凳,那画面就好像婴儿学步的样子。

要写,马上就要写!这么幸福而又温馨的故事都不写,你还写什么呢?我坚定地反问了自己。

中午休息时间,我打开微信与云简单地聊了几句,还是老话题,想写他们的故事。云呢,一开始还是不松口,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,最后勉强有条件的答应了一写可以,不要提他们的名和姓!于是,我立马放下手机,坐到电脑前,一口气把我想说的话都敲了出来。当然,我没有提及他们的真实姓名,因为我答应过他们。

漫漫康复路,深深“红凳”情。从当初走一两百米就要停下来歇一会,到后来走完半程,甚至全程都不用停;从一开始需要搀扶着一瘸一拐的艰难行走,到如今自己撑着拐杖,甚至一人独自前行,他们不知出了多少汗,哭了多少回,流了多少泪,而丈夫的每一次成功,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妻子的信心与希望,离不开妻子的坚守与陪伴,更离不开妻子的艰辛与付出。

近三年的时间,那可是一千多个早早晚晚日日夜夜啊!一段艰辛康复路,一对恩爱好夫妻,一把红色塑料凳,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“云”是我朋友圈里最朴素最有爱心的女人之一,“云”的老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,没有之一!



## 用温暖的胸怀,爱这个人世

(外一首)

李艳

1  
如果风吹的太大,太冷  
如果树叶和花瓣  
都不能站稳脚跟  
如果我喂养的野鸽子  
忘记归巢

再各自安放  
你看到的绝望之心和渴望之心  
都是清醒的  
都有爱和向往

我知道,一定是我的胸怀不够  
温暖

至于沿途的风景  
至于我醉酒的那个夜晚  
至于我写的那封长信  
都在一场雨中淹没

我没有在原先的矮墙上竖起  
篱笆  
没有在雪后的清晨  
把米粒  
撒在野鸽子最易发现的方位

这样就能知道墙角的紫荆花  
院子里的向日葵,还有  
小路两旁的野蔷薇  
都有怎样的故事。我替它们想  
起  
又替它们遗忘

而亲爱的你  
不曾感知  
我站在黄昏的路口如何虔诚  
而又焦急

爱还是那么多  
不增不减,就像我放在身后的  
那个五月

2  
我用我自己的左手抚摸右手  
用右手替自己擦去泪水  
我用我自己的语言安抚心灵,  
而在风起时候  
我用直立的身体,替自己  
遮挡风雨

风可以猛烈地吹,肆意地吹  
吹落我头上的帽子,吹掉  
我仅存的  
一双鞋子

我爱着行走的自己  
奔跑的自己  
我爱着那个在黎明时分  
冒着寒风将自己  
变成风景的自己

风可以迷乱我,惊扰我。  
可以毁灭沿途的风景  
转移头顶上的光明,甚至可以  
飞沙走石,向我  
砸来

哦,多么幸福  
我这样执着而又深情

疼痛不会让我退缩  
遍地芒刺和荆棘,  
只能让我飞向天空  
当天空落雨,我会变成鱼群  
选择河流

3  
落在窗子上的阳光  
是我的  
漫进室内的月色,是我的。  
满屋满屋  
花香是我的  
这人间,我拥有这么多

3  
狭窄的,宽广的,阴暗的,  
明亮的  
我看到我的前方,和  
身后的脚印

### 一路长风

1  
是的,此刻我需要捧出远方  
捧出一条长路  
我将它们细心筛选、归纳,

当一切开始摇晃,都会断裂  
而我清楚,太阳升起的地方  
一定有  
鸽子在飞翔



配诗/管辉 摄影/岳阳

你,轻抚着春风  
采撷人间第一缕鲜香  
希望的茶蕊  
盛满春光

你就是春风  
柔柔地  
拂绿山岗  
甜美的笑声  
在五百里茶谷  
飘荡

## 红尘中的信笺(组诗)

穆志强

一种爱意,传递给路过的风  
传递给枝头落单的鸟

远处的山已麻木不仁  
在这里,我不说苍茫  
也不会大声呼喊  
我只想让我的眼神  
给漫山遍野故去的灵魂  
一盏回家认路的灯

### 大河之上

洪水早已退去  
只剩下这一道道冰冷的时空

有的人来寻古  
不知流逝的时光会让他徒手而归  
有的人来看风景  
不知河底沉落多少故人的眼泪  
有的人在这里送别  
埋在污泥的桅杆再也撑不起  
远去的风帆  
有的人在这里唱歌  
也许风在听、水在听、鱼在听、河  
边的柳在听

站在大河之上  
我和这里的天空久久对视  
脚下寒气逼人  
耳畔却有雷电交加,有狂风暴雨  
有波浪滔滔,有撕肝裂肺的呐喊

失血的空间越来越远  
忽然让我明白  
这里为何如此肃杀  
因为它所有的暖已给予了昨天

### 看雪

往常,每下一场雪  
我都很兴奋  
雪天里,浮想联翩  
回忆天真,回想风雅  
回味浪漫和温馨

### 棠梨树

这块土地和我没有血缘  
但是,我喜欢这棵棠梨树

它和我一样的年纪  
心甘情愿地长在墙埂上  
有村庄陪着它  
有稻田、麦田陪着它  
有芦苇陪着它  
有一池群鸭、白鹭、蛙鸣陪着它  
间或,还有少女在这里驻足  
有行人在这里路过或仰望

它不羡慕春花烂漫  
不等待和风细雨  
不迎接或送别晨曦朝露夕黄昏昏  
不和头顶上的明月云朵打任何招呼  
开花的时候,满头白雪  
结果的时候,味道让你记住一生

我两次来看这棵棠梨树  
想和它攀上亲戚  
不知它是否看得上  
其实,我的注目息和徘徊的脚步  
都是给它的信笺  
它或许懂得,或许不会知道

落雪的日子  
我的脑海里总有一幅画  
但愿这是棠梨树传递来的信息

### 望

无数次在这里望,  
淳朴的石头已习惯于  
人间烟火  
习惯于给登高望远的人  
以厚实的肩膀

身边的树和草和我一样渐变老  
它们或许认识我  
或许会把我的执着当成

刚刚,我又从我们皖西日报社20楼办公室的过道间匆匆地穿过,忽然间,同事吴军仿佛迎面而来,笑吟吟地朝我确认一下温暖的眼神,他那敦厚的国字脸,他那浓眉大眼、他那憨憨的嘍嘍的神情,总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冬日的暖阳的气息。

不知不觉间,我的眼水流出来了,我推开一间闲置的办公室,在里面涕泗滂沱,哭的稀里哗啦……

一个多月前的周一上午,我们还一同出席了21楼第二会议室里例行的早会,散会时肩并肩一同走出来,肩并肩一同在昏暗的安全通道拾级而下,讲着当天早会的新闻热点话题,返回20楼我们各自的办公室。

可是在第二天上午,就传来不好的消息——吴军他前一天夜间,由于动脉出血,情况危急,被紧急送到合肥省立医院救治。这个噩耗,是我上班时在电梯里听到的,有人低声问他多大年纪了,我脱口道:应该小我三岁,应该是属鸡的。

电梯里,有人接着感慨,吴军,多么好的人呀!

接着,一片寂静,人们仿佛在沉思着什么,追忆着什么……

九十年代初,吴军自安徽大学艺术班绘画专业毕业,分配到皖西报社美工部,工作上兢兢业业,在报社版面设计上,虚心向老编辑学习取经,细节上追求尽善尽美、一丝不苟,我记得,美工部的王嵩主任曾经夸赞过,小吴悟性很高,又很谦虚勤奋,有板有眼的,真是个好苗子。

皖西报从每周四次出版,到成为日报,从一张四开的小报到对开的大报,从手工铅字印刷到激光彩色全自动出版,三十年间一路走来,吴军长期在夜班部、美工部、印刷厂三点之间连轴转,风霜雪月,青衣吁食,其中操劳辛苦,自不待言。

吴军从小吴长成了大吴,皱纹起白发生,又成为受人尊敬的宽厚长者、部门主任。

在美工部夜班部小伙子大姑娘们眼中,吴军是位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的“大家庭里的大哥哥”。他发扬传帮带的精神,把一位又一位新入职的小美编,培养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大编辑。多年来报社的版面设计,不仅使得读者交口赞誉,还多次获得省级大奖。

这位大哥哥,每逢夜班,总是时不时地喊下单身的小同事小韩,一同去家里,吃个温馨可口的宵夜。

记得在皖西日报社推出下午版的那段紧锣密鼓的日子里,吴军作为版面设计负责人,拿出数个版样,呈现不同的风格,包括字体大小、线条粗细、花边花框,让报社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挑选定夺。他事无巨细,从不嫌烦,乐于本职工作,甘于为报纸读者的阅读审美默默奉献……

后来,他接手经管中心主任的职务,同时接手了老报社印刷厂离退休老员工的衣食住行、社保医疗的烦心事。无论有人怎么叨扰、怎么 嗦、提出多么奇葩的麻烦事,他都是用笑盈盈的语调、用无限关切的眼神,不厌其烦地与人社部门对接沟通,竭尽全力地处理相关疑难事务,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离退休们的心。

老吾老及人之老、幼吾幼及人之幼。吴军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,任劳任怨地侍奉双亲,在报社传为美谈。他经常为久病的父亲熬汤煎药,自己也俨然成了半个医生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赵工的父亲得了热疾感冒,在六安一家医院里被诊断为禽流感病毒,院方的病情诊断显得相当严重。吴军对此事非常上心,敏锐地觉得症状存疑,于是乎陪着赵工一家人一起去了另一家医院,找寻到自己母亲的学生,一位知名的医学专家,并协助赵工将所知道的老人家病情娓娓道来。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,病情并不严重,几剂配药,一个疗程,老人家就康复出院了。

吴军突发疾病期间,他的每一个诊断消息、救治消息,都牵动了报社上下一百多名员工的心。当他得知他进入ICU重症监护室,医药费用开销很大之时,所有的报社职工包括离退休们,纷纷解囊相助,报社党组、工会和老干部支部及时将四万余元职工捐款送至吴军同志的病榻旁。当他不治的噩耗袭来的时候,整个报社,一片悲恸,泣哭之声不觉盈耳。

斯人已逝,幽思长存!

吴军的父母吴叔潘姨,作为文革前的大学生,毕业分配和结婚后,被下放在六安城北四十华里、淠干渠东侧的六安县水稻良种场,我的父亲作为农场的木匠,和他们家比邻而居。那时候,我还是黄发始戴之年,由于属于农村户口,家住淠河乡下,只有父亲在闲暇的时候,才把我架在肩上,从老淠河之滨驮到场里。这时,我看到了襁褓之中的大军子、小军子。

小军子躺在摇篮里,我很怯生,不敢到他们那局促简陋的家里去,因为父亲这斗室见方的宿舍以及宿舍门前的敞地,才是我这个怯生生的孩子的放场。而大军子,就是九十年代初成为我报社同仁的吴军,经常被他那肥西籍的奶奶用围裙系在柔嫩的小腰上,他奶奶提着围裙,在教大军子在敞地门前学步。他奶奶用浓郁的肥西腔在心疼地唤着“大军子、大军子……”她生怕门前的被暴晒得坚硬如铁的崎嶇黄泥地,不小心磕着了孙子的 脚裸。

他奶奶的那腔调,几十年后的现在,我依然能够栩栩如生地模仿出来。因为那时,我刚刚记事,脑子像一张白纸,那场景那影像那种奶孙之间的无限温情,如刀凿石刻般的深刻难忘。

有一次,我和吴军叙起了童年往事,他没有什么印象了,而我却记忆深刻,我就模仿起他奶奶的腔调,有样学样地喊了起来。那一刻,他露出了孩童一般单纯感人的笑容,恍然大悟一般,仿佛听见远山的呼唤,连声说:“是这样是这样的。”

人生的相逢,是缘分;携手共事,更是深厚的缘分。因而,吴军的病殇,怎能不令人无限的伤悲?

谨以此撰文,缅怀之!  
——吴军同志,安息吧!

## 云淡风轻(外二章)

冯 英

三月,一只鹰  
穿过一片麦地  
蓝,是它的梦想

半坡是茶园,半坡  
兰花开  
丑牛的哞哞声,穿透  
燕子的翅膀

今天云淡风轻  
我粘贴上,一朵  
油菜花蕾儿  
它从大别山里来

### 春

和春一样高的杨柳  
拔节无声  
刚吐出的芽儿依附  
枝条上,捧起心  
飞鸟高过流云,开启  
新的征程

山峦,打坐在大地的怀抱  
念想厚重  
纤草恰意,情丝柔婉蔓延  
二月兰,襟累一把自信  
菜儿与菜儿相忘时  
无所不在 又无所不在

### 红灯笼

丑牛,撑起红灯笼  
红了一片天  
就地过年,还是  
返乡欢聚亲朋  
幸福在歌唱

呀,迎春花儿  
怀抱春光兴奋而颤抖  
紫燕衔起新泥  
绿水绕过门前  
红梅的朵儿,笑浪  
不亚于大海的涨潮

### 诗 歌

